

周邦彥清真集箋

羅忼烈箋注

定是無事，歸外客處。點頭，內念道人疑小，  
有事，門戶。假晨錢約暫出，  
頭，見袖，盈盈笑而。

周邦彥清真集箋

忼烈箋注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責任編輯 · 盛美娣  
裝幀設計 · 余美明

書名 · 周邦彥清真集箋  
箋注 · 羅忼烈

出版發行 ·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 旭日 (深圳) 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埗工業區

版次 · 一九八五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 大三十二開(203×139mm)五八〇面

國際書號 · 精裝本 ISBN 962·04·0380·0

平裝本 ISBN 962·04·0380·0  
© 1985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宋周邦彥書

蘭亭集序

不孝頓首辱  
不孝頓首辱

降顧間冷之中倍增  
感歎負疴屏蹕送  
謁東遠第深悚惕

不孝頓首啓

▲《屏跡帖》(《三希堂法帖》)

宋故正殿大夫所

官宿松訓練軍用降德有威勝軍遼用兵馬隨徵行駐劄田公墓誌銘

碑文

撰

書

篆

蓋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鑄

提永山各為謀公曰衆兵既舉賊勢日弱更為張與王師為敵今裏庭既必逃于外亟將兵數百上承安閣北行入地諸路初人子為追逼後賊謀故通聞公已破其道乃失計而歸而還其日一語下不啻遙屬若誠之嘗獻言曰此一鼠寇烏能為害國之患者無衆既舉進退窮蹙以爲賊能如何也趙愈長驥勢又若進兵至矜姑錯雖逆宗相迎寧知其賊別矣每節不若以據擇精銳于手待有心力將以將之日夕且耕非久必自可省捨也帥意務速不用謀焉果諸藩兵並集而不御賊亦易乘亦於天兵偽在縱橫無采承瑞跡竟不能獲國家念河朔久為減擾以恩紹之賊遂歸過公於塗聞人曰此非田公乎討者推指不敢正視久之謂其同者大當時若用此公謀今日豈有我曹也尚有懼色上授八寶進內藏庫使改同管轉訓練河北第十三將軍馬洛州駐劄又移趙州四年北賊盧二斤蘇鐵兜聚黨數百人於西界之間凡出入作過官吏不敢追捕幅員半州民不安堵既又劫北軍朝廷而患之不本謀全選有謀略將軍以為統領提糧時帥梁空為美曰非田仲堅則不可遂見忘目不識更安而犯拜皇城使北朝賀正使迴值趙州閩寧安撫司以公雅領郡不無接待人使之皆因見釋還其當邊河東狀降右副將天子更正官旁改益功大夫會錢公即帥太原糧空率軍卒急赴之主將軍始知登軍不革故廬幕僅德而不起實致知必平正月二十一日也集軍五十有六聞者數呼論月快以主將軍之過歸罪皆揚揚政和六年五月初三日義重宣徽之平公為人敦厚有常客高麗使臣僕右列來日亦晉見酷好飲酒至半酣曰汝輩謾以密近吾而不喜如有承青衣而入門副我之使夫既而次子詒諤以曲加撫顧蓋猶以激發其疾也皆人所謂賢父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美公侍士尤有禮見賓者不必言而渴稱酒限皆有之君因未報鳴呼之語盡而出此言可謂忠美公初濟南後澤州或字仲堅曾祖之皆不仕父曰顏以公貴累贈左驍衛將軍徵任氏亦累贈太官人三娶彭氏贈仙居縣君張氏贈佐和縣君考封宦人男四人奉寧鄉郎辰錫登仕郎恭中恭學未仕皆業儒有一女已嫁公寢寢舊都刺史王承嗣副之苗

公之死異乎中道而止

李廣元以不封手稿

仁英返直隸而昌以至于我皇屬中史無異事於其後遂以增  
孝子之至德功振耀於後人之光故抑已未十五年  
而追數於成化丙子夏五月命之源及自勸恩文頒  
考之道以自強所以尚不輕生雖妖冶之色唯礼樂以  
善為之惟外不达能詣供養之樂唯師臣賢輔與之  
微金大而東朝之養是陰推歲銅山而直道之人是  
約器服美黻冕焉置其幕於中懷御前雅樂與酒  
賛帛盛三雍苑囿希幸而籍十畝瓦復礼勤小躬之  
念嗣臨方國可不厚其奉也有四時不以儉大過則不  
所以教人尊其上嚴祖祢所以篤民風本仁厚則不  
王本无道以疾不取真珠也曰疾不憂也曰疾不憂  
則也制不踰古役不加民也去有司而走以將順天下也  
雖以徵欵或白之老學情明者以誠實其威信於士  
道功德不愧於斯耳

續秋興賦

周 華成

其既遊河朔三月而見秋於關外云秦山峻嶺之北  
其泉源流水之旁望而顧顧木杪不布雲外聞金鼓而  
城林野馬鳴但呼鳴行林桑柘亦知日暮歸宿之期  
高原前阻危崖下俯長流清目壯心折形神以有以  
今既秋也草衰而微徑更彌空而丹葉稍深且然安而  
野游蹕落葉而攀援其根蔓之子自知其根也自知其  
有根於月光光采不應而生其根也自知其根也自知其  
不聞人言唯獨

其時之不可的其惟如飛苦之誰發忽此素秋之來其乘  
憇憇而棲慙慙若鳥垂垂而立處為身方寶體惟父母者  
如坯而小者如拳方葉風飄零上者游空而下者墮沉  
通牧声而難清鶻鶻得失而忘天厚而供烹而苦其難全  
結而連織余方蹠步平高明而游目於萬物身比蟬翼  
山非坼非霧非氣非坡拔於青清而朋友感於音韻而神  
寒嗟紺口而點舌未能訛以形容盡於秋之萬象也不  
知不妙不妙不觸底曠而登群山則天高而氣爽壯士  
之歌用烈女之守備其詩無不吟咏聲如笙清清  
冷冷不類乎人声而作乎利劍之鋒作乎牙之鋒  
下視也水生蘚苔苔微綠文細如魚鱗而蘚苔生蘚苔  
環平蘆根草木而冰含露潤之不得與以是之謂  
曰豈非所謂秋氣者耶造化寄妙不可察知於四  
看此北風而嘵嘵聲是秋花之聲蕭索矣  
觀於佳木而勿於落葉矣正當其時也

不以物用而以道而人情不以事而以欲銷日而忘  
夕可嗟除患而附滅天下之患革木為輕陰陽之鬼无甚  
人情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息其太少而与火增明不釋  
其冰少而与水凝或窟而然而昧或魍魎然而警凡一得  
一失則一死一生居執誠既則教誤而不寧方寸不虛則  
宜乎為哀樂之所變於龍蛇物之脈轉則索然而涕聚彼  
物之折者復復而黃者復青唯骨肉肌理而憔悴矣變  
而星星知形年急景之易足何以對萬象攢擇腸肚腹而  
填膺昔并偶佳平馮隱肝衡于太清開襟延心目秋氣而  
賞秋風觀秋色而聽秋声豈知有哀樂得喪之不平

黃魯直

▲《續秋興賦·并序》(宋刊本《聖宋文海》)

新雕

聖宋文海卷第

足軒記

孟公達記

東室記

吳公亮記

攝山白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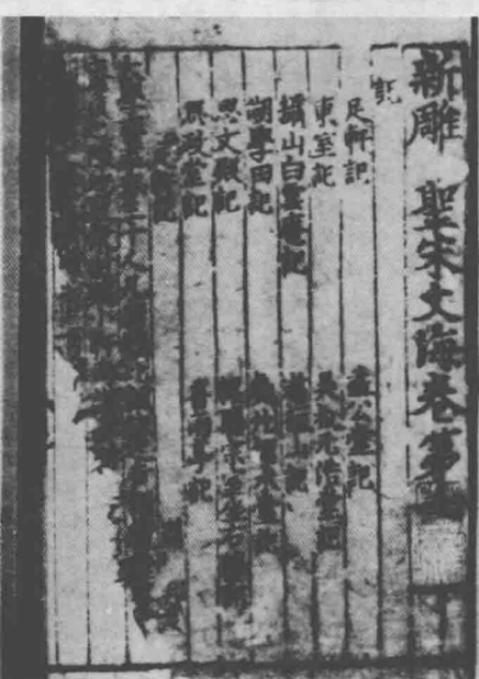
張公綱記

湖學田記

周公良記

鳳樓堂記

王公良記



▲《足軒記》(宋刊本《聖宋文海》)

不以物用而以道而人情不以事而以欲銷日而忘  
夕可嗟除患而附滅天下之患革木為輕陰陽之鬼无甚  
人情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息其太少而与火增明不釋  
其冰少而与水凝或窟而然而昧或魍魎然而警凡一得  
一失則一死一生居執誠既則教誤而不寧方寸不虛則  
宜乎為哀樂之所變於龍蛇物之脈轉則索然而涕聚彼  
物之折者復復而黃者復青唯骨肉肌理而憔悴矣變  
而星星知形年急景之易足何以對萬象攢擇腸肚腹而  
填膺昔并偶佳平馮隱肝衡于太清開襟延心目秋氣而  
賞秋風觀秋色而聽秋声豈知有哀樂得喪之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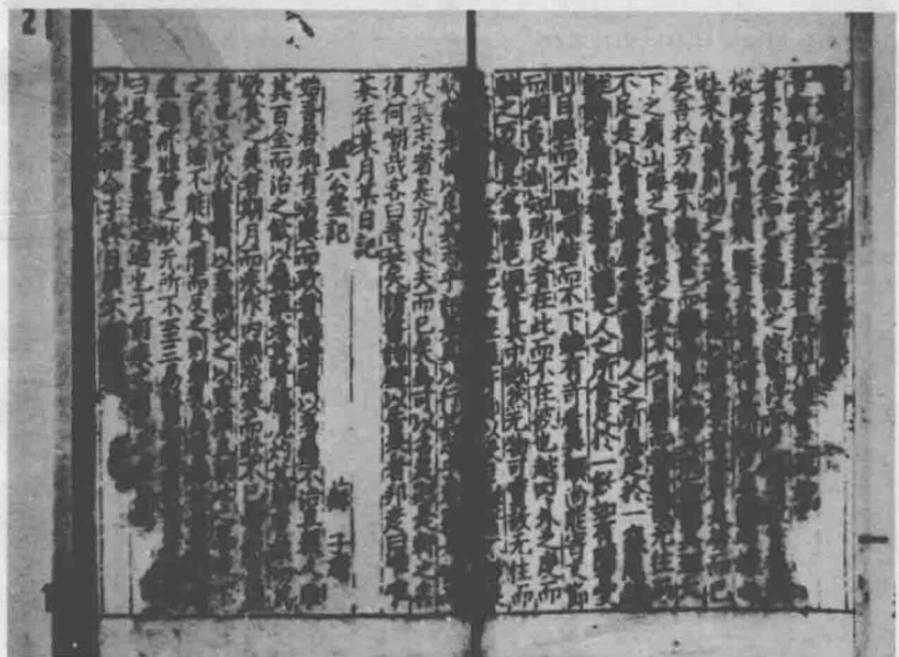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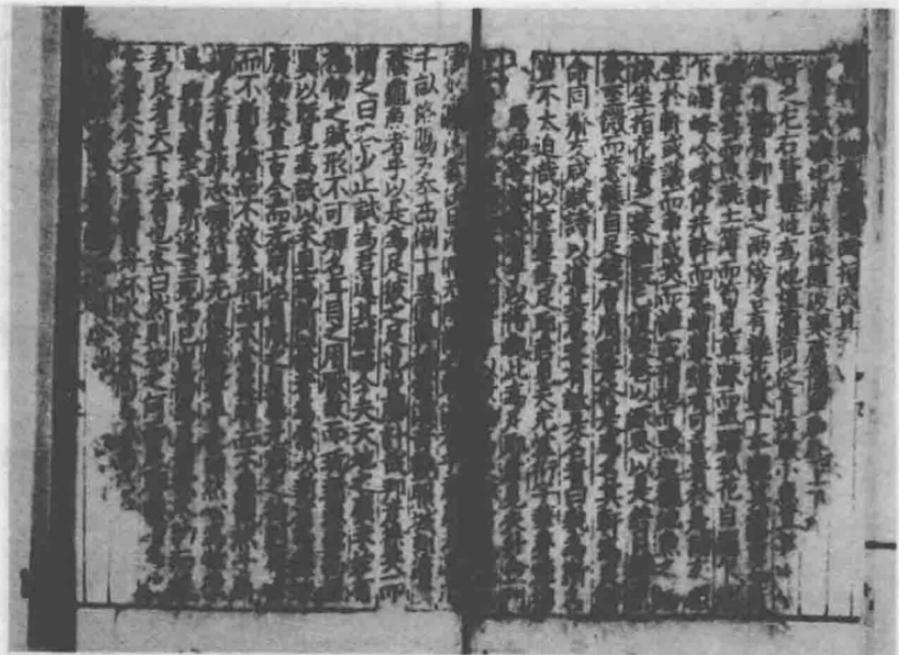
太玄賦

黃魯直

觀太易之損益之晉老氏之倚伏首尾善之其門兮寡吉  
凶之同滅繼絕者是日月之尚昭裕之濟濟皆佑體兮  
審兮將盤辟之不及捲飄風不終朝兮驟而不終日前陽  
陞而顯自立火猶熾而速吸自天物有盛衰兮況人君之  
所懷莫貪美於富貴兮淫或窮而危族兮勿揚所懷兮名  
譽兮所集庶芳苦而致燒兮甘合肥而見炳翠羽誠而危  
身兮蚌含珠而壁裂鑿作孔以濟時兮蠶蒸民而入甲張  
仁義以為網兮懷名身以繩僕但專遷於謗兮正疾以沒  
而名滅山空若師由歸兮魂去靜於中令納爲糧於之惟  
安撫松喬於華丘并良篤名號爲壽號明水以照其  
轉於流沙兮夕郎荆乎碣石思万里而一頓兮島列山以  
託宿後音要以承戈兮舞鼙夷以作樂兮鼓之  
觀宓妃之妙曲兮子英以相感兮子英以相感兮

以窮天孽兮嘯聲歌以之

八極辭曰甘願之



▲《足軒記》(宋刊本《聖宋文海》)

而不釋耶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於龍  
眠維若人之仕垂懷明月而農川歲庚午而會梁語  
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居擊之  
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遂懾其陳之堂  
嘗偉道學之崇峻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  
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乃彼舊  
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剝剝  
而侵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汴都賦

周邦彦

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  
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  
机歸我有 宋民之戴 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  
至汴而上是爲東京 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  
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  
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  
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  
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贊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迺崎嶇遭迴

漫散洄流清潛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拾樵潯  
浦汎掀鼓羨溢不見津灘僻櫛景以斷續漾金碧  
而陸離恍渴浴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  
則有菰蒻佳蘆西首蓮蕪質擴蘚翠其魚則有鱠  
鯉鯀鯈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  
蟲蠶齧層含螢巨蟄容與相羊陰藻衣蒲其鳥  
則有鴟鴞鵠鵠鷺鷺鳩鷺鷺鷺鷺鷺鷺鷺  
楚雀鷦鷯揮霍雋雋集雋雋群鵠春啄其木則有  
櫛櫛栟櫛梗楠梅櫻櫻櫻櫻櫻櫻櫻櫻櫻櫻櫻

章勾科扶疏敝茀竦尋集弱椅施擎枝刺條條幹  
蟠根矯蹠鱗皴其下則有申葉蘭苗芸芝全蓀髮  
布絲匀馥郁清芬其氣襲人 上方欲與百姓同  
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自齋輶之所駐皆得窮  
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時則有絕世之  
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  
艤船移也蛟螭蜿蜒千桡渡也燧虎臂臂角抵戲  
也蜃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鬻悲鳳鳴纖麗歌也  
騮群馬鬪也驛轎轔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梓  
騮

不至不作無是舉不善者妄存妄之作弊定立盡歸妙用多題頌仰者皆自理而及矣。張環曰：十二時中未取余參贊之日滿卽春已臨真歲十二時半薦箇奇以至觀四序之推移闡其物之變化心中個復分明亦無作弊者一。

### 清理堂

東郡山馬縣志雖今无起立遺址而存宋周美成記真其縣建德縣清理堂記則西之壤與江

而接者窮於新定大江渺漭陸地險阻其勢若斯而深諸郡平地重複數理地萬壑朝當夕風萬人游即長路焉前大路經其處遂遊客舟車有故不必故傳全掌歷民俗清雅善惡其產而易儲以歲政關江寧商馬信者明以譽其隱素以保其良財以築其基無督取徵事以擾之其急訛他刑訛他郡馬易本謀即陳令之為走德也肯棄掉却督朴吏事疏甚三長加以不擾惟保之政能宣其民的乎深忽而利絕矣公事速乃係於西堂日以考理史樞密馬務嘗試過其堂行令在馬久往過之今亦在馬數過之無不在也近而語人曰此所謂舉士良民也歟不於有司而能成其令之如此哉對日本然足誠在人為簡簡應為繁縝至詔諭者輝之則理碩之則亂憲辟者靜之則金鏡之則碑才宜之色可使智者營三

人之策可使勇者暢流此一夕之已之蹤哉本吾奉之施教也請而不辨其匿處也要而降理民咸定之相成以無犯然後上始舉民始良無關決之勢知江山之勝事馬吏之樂而若是其快也其間之日美哉是不可以無述豈無名因名之曰清理書其語以垂來者以茲斯氏之意焉今名達字聲望云建乎清園尤

《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明抄本《永樂大典》)

### 平理堂

延平府志堂在小鹿庄堂之後有道院所以馬延賢之地湖洲

府三陽鄉佐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平理堂曰清心精三陽志湖州府治所堂署居平理堂西用僕役更于郎治直隸松竹六平林後世再即買地徵而新之馬堂七楹前有堂後有假山開新威縣志佐府治其左曰平理堂治事之便服也太守表尤慶建昌馬東廳堂與地紀舊堂在池州碑記東理堂宋邵道卿集曾長源宋理堂記廣德

列官事居永水上水下猶克有關於是即其廳事之右蓋蓋廢爾之半擇地而購室以為燕休之所余馬以宋理名之取名野所謂岩子安然而血氣不消之既也夫理之難耕學耕金麻於沙王麻於石磚牆瓦屋於鷺塞之群君子之東之也必得忠貞誠信參政言本而盡其心章制文

## 卷首語

周邦彥字美成，晚號清真居士，堂名顧曲，北宋錢塘（浙江杭州市）人，生於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卒於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二）。其仕歷之可考者，則神宗朝官太學正；哲宗朝教授廬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市）、荊州（州治在今湖北江陵市），知溧水縣（今江蘇溧水縣），又還京爲國子主簿，遷祕書省正字。徽宗朝，歷考功員外郎、衛尉寺及宗正寺少卿、議禮局檢討（兼職）、衛尉寺正卿；以直龍圖閣出知隆德府（府治在今山西長治市），徙知明州（州治在今浙江寧波市鄞縣）；還爲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兼職）；旋出知真定府（府治在今河北正定縣），改順昌府（府治在今安徽阜陽縣），徙知處州（州治在今浙江麗水縣）；旋罷，提舉南京（今河南商丘市）鴻慶宮。卒，年六十六。

宣和三年五月，追贈宣奉大夫。邦彥事蹟，《宋史》、《東都事略》、《咸淳臨安志》並有傳，殊簡略，歲月行誼，亦每參差，至於詞事軼聞，多見宋人筆記，復多附會。具見下編事蹟引錄，不贅。大抵其人宦海浮沈近四十年，於事功無所建樹，而其長短句不惟流行於宋，影響後來詞學亦甚鉅。

邦彥著述，詞集外可考者尚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雜著》、《操縵集》，今並佚，詳見下編之詩文雜著項。其兼議禮局檢討時所修禮書，猶存《政和五禮新儀》二百餘卷，其中篇章當有出邦彥之手者，惟例不分別標注撰人，無從查考矣。陳師道嘗言：「美成箋奏雜著俱善，惜爲詞掩。」（《後山詩話》）張端義亦云：「美成以詞行，當時皆稱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觀，惜以詞掩其他文也。」（《貴耳集》）陳郁曰：「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儂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而能知美成爲何如人者，百無一二也。……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補之）、張（耒），皆自歎以爲不及。」（《藏一話腴》）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言之尤備，引文見下編序錄。可知邦彥當時，不徒以詞名家也。惜其詩文雜著，元明之時已日漸陵夷，至清遂無所聞，方其不絕如縷之際，又無人爲之輯佚，陳後山所謂「惜爲詞掩」者，今尤然也。

考諸載籍，宋樓鑰始編《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晁公武《郡齋讀書記》所錄即此。《宋史·藝文志》集類四，有「周邦彥《清真居士集》十一卷」，已非樓本之舊，當是宋時別本之傳於元者，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為邦彥家集，亦不然。明永樂間敕編《永樂大典》，引錄邦彥詩文詞，出處多曰《清真集》，亦間云《周邦彥集》或《周美成集》，名稱雖異，其實則一，惟未知其為二十四卷本抑為十一卷本也。其後明正統六年楊士奇等修《文淵閣書目》，有「周美成《清真雜著》一部，缺一冊」；又有「《周美成文集》一部五冊，殘缺」之記載，此後則絕無所聞矣。清光緒庚子（一九〇〇），丁立中刊《武林往哲遺箸後編》，中有《汴都賦》一卷，前有《重進汴都賦表》，題「嘉惠堂重刊明本」，亦不詳其來自也。

清厲鶚、馬曰琯《宋詩紀事》，始輯得邦彥佚詩六首，丁立中因之，更得六首，並附於《汴都賦》後，且附佚文一篇。至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又補輯得手札兩通，斷句詩二。民初，日本以庚款設東方文化委員會，有續修《四庫題要》之舉，以高橋時雄主其事，然所撰提要稿，久無所聞。十年前，忽見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書（無出版年月），名《續四庫全書提要》，署「王雲五主持」，或高橋氏舊物耳。其中史部有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提要一條，謂王氏遺漏尚多，因為補詩目八，文目三。至是邦彥之佚詩佚文發現漸多，然遺漏亦復不少。茲編所得，計古近體詩四十二首，各體文十二篇（已見所編《周邦彥詩文輯存》，一九八〇年香港一山書屋出版），略以著作先後為編次。箇箇之數，一斑而已，於所謂「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未必多助，然猶勝於徒觀其應歌之詞以論其人也。

雖然，彼其自宋以來，終以詞名家，據已故吳則虞先生《版本考辨》（已移錄於下編），謂清真詞在宋高宗紹興間已有專集流行（按說本王國維），今宋刻本可考者尚有十一種，元刻有二，明刻有五，清刻有八（其中一種為鈔本），而近人校印者有十，不詳者二。唐圭璋先生之《宋詞版本考》（見《宋詞四考》），亦著錄至三十五種之多，以一家之詞而版本之多至此，誠無出其右者矣。庶可窺其全豹者，亦惟詞集而已。故本書次第，上編為長短句，中編為佚詩佚文，下編為參考資料。茲略加說明如下。

上編——詞箋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清真詞集「僞詞最多，強換本所增，強半皆是。」此通人之見也。所謂強本，即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〇），溧水令強煥序刻之《清真詞》，或謂明毛晉汲古閣所刻《宋六十名家詞·片玉詞》，即據強本而易其名者，凡二卷，一百八十二闋，另補遺一卷凡十首，則毛所增也。然毛跋自稱：「余見評注寵雜，一一削去，釐其訛謬」云云，則已非宋刻真面目矣。宋刻之一仍舊貫而傳於今者，但有《彊村叢書》本之《片玉集》十卷而已；此書為陳元龍注，有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一二一）廬陵劉肅序，詞凡一百二十七闋，《清真先生遺事》所謂「篇篇精粹，雖非先生手定，要為最先之本」者也。案以謂最先之本，誠不易言，然較之他本，似鮮僞託之作，較為可信，故茲編一以陳本為主。陳本所無，而見於毛本，可信非僞者，亦間採數闋補入。

昔王若虛言：「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滹南詩話》）竊謂清真詞彷彿少陵詩，其章法句法，命意下字，自成一格，不易學步習容。張炎《詞源》云：「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為然，不能學也。」夫「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則僞託定多；「此惟美成為然，不能學也」，則辨僞亦非難也。慢詞尤易分曉，萬樹《詞律》卷三《女冠子》注云：「諸刻或以此詞為周待制作，然其語確是柳屯田；待制纏密，不作此疏枝闊葉也。」今試取同調者兩相比對，若《西河》「佳麗地」闋之與「長安道」闋，《瑞鶴仙》「悄郊原帶郭」闋之與「暖煙籠細柳」闋，《浪淘沙慢》之「晝陰重」闋與「萬葉戰」闋，則纏密之與疏枝闊葉，精鍊之與陳濫繁縟，一目了然矣。至於毛本中羼入他人之作，而文獻足以證其誤者，則唐圭璋先生之《宋詞互見考》列舉頗備。今概歸之《附錄詞》，不曰補遺，以其多非作者之遺也，亦不復加箋。所謂宋詞四大家者，東坡詞有已故龍榆生之編年校箋《東坡樂府箋》，稼軒詞有鄧廣銘先生之《稼軒詞編年箋注》，白石詞有夏承焘先生之《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三家之詞多綴小序，不乏確證，清真之詞則反是。曩者唐圭璋先生見拙著《周清真詞時地考略》，因勉其效顰焉，籌思多時，終覺無從編年。然若陳本之以四景、單題、雜賦分類，或毛本之

以調名相從，亦不足爲訓，蓋無以窺其撰作之後先也。今不辭狂謬，重行編次，探其歲月仕宦之迹與夫詞風變易之故以爲序。龍榆生先生《清真詞敘論》（見《詞學季刊》二卷四期），嘗謂「清真軟媚之作，大抵成於少日居汴京時」；又謂「三十後始出京教授廬州，旋復流轉荊州，侘傺無聊，稍捐綺思，詞境亦漸由軟媚而入於淒惋」；又謂及知溧水，「其人自遭時變，漂零不偶，即性情亦因之而變化，無復少年疏雋少檢之風矣」；又謂「《齊天樂》秋思、《西河》詠金陵之作，沈鬱頓挫，已漸開官溧水後之作風」；又謂「邦彥詞學之最大成就，當在重入汴京時，蓋異地漂零，飽經憂患，舊游重憶，刺激恆多，益以年齡關係，技術日趨精巧」。周詞時地，有明文可徵者少，然如龍先生之論，以意逆之，亦不中不遠矣。本編次第，頗師其意，以俟高明論定之。

清真詞集，版本最多，益以自宋以來詞選之書，採錄甚夥，故文字異同，至爲紛糾，觀諸家校勘，蓋可知矣。往往同爲一書，如元巾箱本《清真集》、明吳訥《百家詞》本《片玉集》，編次閱數悉同宋陳元龍注本《片玉集》，而文字亦不無歧異。又如《草堂詩餘》，明刊本頗多，彼此亦不盡同，其中所收周詞，文字之間亦不盡同也。若欲集歷朝善本孤本於一室，臚列而校讎之，自是勢所不能。故本編校詞，但就所見諸本，參以朱彊村之《片玉集》校記，吳則虞之校點《清真集》之類而已。自宋詞樂歌失墜，詞律之家不知樂句之理，昧於襯字之故，每斤斤於句讀之短長，多一字或少一字之是非，前若萬紅友之《詞律》，後若鄭叔問之校《清真詞》，雖間有所得，終不免刻舟求劍耳。

清真詞全集箋注，迄今惟陳元龍一家。其舉出處，或引書文字多誤，或張冠而李戴，甚而以清真以後之作爲清真用字造語之所本，諸如此類，俯拾即是。蓋古人得書不易，其所見知不及今人之廣，著述體例未備，不足怪也。今所爲箋，視陳注或有一得之長，然自惟淺薄，讀書不多，亦五十步之與百步耳。前人謂清真詞善融化唐詩，信然；惟宋詞類多如此，不獨清真爲然也。故張祥齡《詞論》云：「片玉，人稱善融唐詩，稼軒或用《楚辭》，此亦偶然，長處固不在是。」斯篤論也。又沈義父《樂府指迷》，謂清真詞「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殊不盡然。蓋其詞多用漢、魏、六朝、三唐之詩，用宋詩者絕少，偶有之，亦稍用歐、梅、荆公三數老輩之詩而已。陳注屢以蘇、黃爲言，非也；此大抵爲沈氏所本。蓋東坡、山谷雖稍長於清真，而兩家之詩，當時猶未結集刊行，清真無由據爲典要也。至若字面之偶

合，人皆有之，舉以印證則可，謂此出於彼則非是。

《片玉集》詞只一百二十餘首，其數瞠乎東坡、稼軒、夢窗諸名家後，亦減於張、柳、晏、歐，而歷代詞話論列所及者，幾乎半數，此亦他家所無也。蓋論者於他家，恒以三數首爲言，多者亦不過二三十首，裁及全集什一而已，此吾人粗檢《詞話叢編》而可知。所以致此，必有其故。至於鑑賞評議，各抒所見，或詳或略，今引錄於各篇之後，以供參考，始宋王灼之《碧雞漫志》，止於唐圭璋先生之《唐宋詞簡釋》，不佞於此，不贅一辭。  
「附記」一項，專以探求寫作時地，其間有可以斷言者，有懸疑以待解人者。蓋以清真生平行誼，既不能詳，詩文集又已散佚，文獻不足徵，無以參稽互證也。

## 中編——佚詩佚文箋

《清真集》一名，本指詩文集，樓鑰所編《清真先生文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清真集》，或是宋時別本已有此稱，或是陳氏簡稱之，未可知。《清真集》於詩文之外或兼收長短句，故《永樂大典》卷二〇三五三席字韻所錄《蝶戀花》「席上賦」、《漁家傲》「席上作」，云出周美成《清真集》，毛本《片玉詞》亦屢言「《清真集》不載」云云。然宋刊各本詞集，未有名《清真集》者。大抵自詩文集日漸式微，獨以詞行，乃有以《清真集》名其詞者。若毛晉跋《片玉詞》，謂家藏三本，一名《清真集》，固不知是何時所刊；而四印齋覆刻元巾箱本，則亦稱《清真集》矣；近年吳則虞校點本，亦曰《清真集》，循名責實，誠有未安。今所得佚詩佚文雖無多，然既兼包矣，謂之《清真集》，或庶幾焉。

史稱邦彥「博涉百家之書」，樓鑰序亦稱其「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讀其詞猶未足證，觀佚詩佚文，乃得稍見一斑。若《汴都》一賦，不過少作，而七三百餘言，句句皆有典實；冷僻之字甚多，母怪當時李清臣讀於神宗之前，但以偏旁爲言也。惜樓鑰所撰《音釋》不傳，無由貪功。今以其篇幅過長，不盡爲箋出處，又闕其所不知也。他作之造語用事，深僻亦多此類，愧未能盡悉，紕謬之多，固不待言。佚詩佚文亦間有版本異同，以其不似詞之繁瑣，不另闢專欄，但附注於句下。詩文既不流行於後世，評鷗自慰，亦不另闢專欄，有之則廁附記中。

## 下編——參考資料

「事蹟」、「著述及序錄」兩項，十九皆轉載古今人之成篇，取於王靜安先生者尤多。他若清真詞事，後世詞話之書皆錄自宋人筆記，故無所取；又若陳思《清真居士年譜》之類，偶有一得，餘不足信，徒亂人意，亦無所取；時人佳構，文體殊異，恐其糅雜，遂亦割愛。箋用參考之書，所列尚有遺漏，未遑檢補，多屬習見者，往往別本頗多，故不言版本。

此書旨在提供研究材料。編寫時間前後只一載，本非積學有素，又復於講授之餘，抽暇爲之，舛誤特甚，所望讀者不棄，指謬匡正，幸如之何！

羅抗烈識 一九八二年六月於香港大學中文系